

李立三緩兵之計

陳嘉驥

——中國大陸沉淪序曲之一

共方顧問來路不明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國軍自秦皇島登陸打出關外，接收淪陷業已十四年的東北領土，並於三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收復瀋陽。筆者亦於此時隨國軍之後，抵達此東北政治經濟重心，光復後被稱為東北九省之都的瀋陽。

三月二十九日，筆者於瀋陽市長董文琦與瀋陽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彭璧先聯銜，於大和旅館款宴政府、美、共三人軍調小組東北區代表時，認識了共方代表王首道、饒漱石、伍修權，以及共方代表的顧問李敏然。其後饒漱石、伍修權即行離瀋赴長春與吉林方面執行所謂「調處任務」，王首道亦往瀋陽附近的鞍山。在中蘇聯誼社七樓共方代表宿舍，有許多天均由李敏然獨居，嗣王首道由鞍山返瀋陽後，李敏然始行離瀋赴哈爾濱。

在瀋陽期間，共方代表無論是王首道或者是伍修權與饒漱石，都顯然非常尊重這名並非「代表」，僅居顧問名義的李敏然。筆者固然對李敏然不知其來歷，即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

亦不知李敏然為何許人；僅對李敏然的受共方代表尊重的超然地位略感詫異而已。

四平一戰林彪潰散

迄三十五年五月間，出關國軍除十三軍與五十二軍外，其他精銳部隊如新一軍、新六軍、六十軍、九十三軍、七十一軍等先後陸續抵達東北。東北軍事當局於五月三日，一舉擊潰瀋陽南嶺本溪湖地區曾克林、蕭華、張學思等部共軍後，即將新六軍主力秘密迅速集結，出其不意進攻據守四平的共軍左翼部隊。因而使僵持業已六十餘日的四平街攻防戰，形勢立刻改觀，十萬之衆的林彪部隊因措手不及遂告挫敗並大部潰散。嗣林彪退據公主嶺收集逃散部隊，並得自長春南下的周保中部共軍之援，曾圖力阻沿中長鐵路正面疾進的孫立人新一軍前進，又遭受意外重大挫敗。此時，共軍已無意正面與國軍交戰，紛紛向哈爾濱撤退，國軍則跟踪追擊；當時能够隨林彪撤抵哈爾濱的據傳僅四萬餘人。

國軍於隨後展開的大扇形攻勢中，一舉跨越遼寧、遼北、吉林三個省區，拓地何止千里，收

復名城重鎮亦不下七十。國軍並於五月二十六日佔領松花江畔的重鎮德惠，隨即渡松花江佔領彼岸大鐵橋下的橋頭堡陶賴昭，前鋒部隊仍直指哈爾濱廣濟進擊。林彪因鑑於國軍機械化部隊的鋒銳不可遏，認為哈爾濱甚至北部齊齊哈爾等城鎮亦難固守，乃決定第一步先向東撤至距蘇俄較近的佳木斯，情勢如續惡化，再向中俄邊境地區轉進。

馬歇爾阻我再追擊

正當東北共軍因出關不久，對東北鄉村尚未滲透，在四平街以高溝深壘正面抵抗國軍已行失敗後，而素所擅長的鄉村游擊戰亦無法展開，在驚惶失措中，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馬歇爾再三強求中國政府在東北地區停戰；最初中國國民政府蔣中正委員長及國防部長白崇禧曾予嚴詞拒絕，但最後仍拗不過馬歇爾挾美國停止軍事經濟援助為最後王牌，乃於六月七日頒佈東北地區停戰命令。

殊不知此時，東北共軍連遭挫敗，在東北北部由林彪直接率領共軍共約四萬餘人；而東北南

部共軍，因在本溪湖地區之重大傷亡，更僅剩兩萬餘人。而此時抵達東北國軍，計有十三軍、五十二軍、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九十三軍、六十軍以及青年軍二〇七師，總計有二十萬之衆。國防部長白崇禧隨蔣委員長抵達東北後，已與杜聿明商定由東北現有國軍分途接收東北所有國土，並另由關內加調兩個輕裝備軍至東北，專責緊躡林彪之後，作無休止的長程追擊，務期將林彪部隊全部消滅而後止。

東北國軍接到停戰命令後，部份青年將領主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渡松花江北上國軍繼續進擊拿下哈爾濱，南下佔領拉法、蛟河、敦化。國軍也陸續前進，佔領與蘇俄、北韓均甚接近的戰略要衝延吉。果能如此，國軍雖未能將東北全部光復，但可將北部唯一人煙稠密的哈爾濱拿下外，並將南部要地延吉收歸掌握，俾將東北南北部共軍完全分隔，有利以後光復東北地區全部作業。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議，爲杜聿明拒絕後，部份將領認爲佔領敦化、蛟河國軍的被迫於六月初退出，以及守拉法國軍在此期間的重大犧牲，可以解釋爲共軍首先破壞停戰，而提出據以恢復繼續作戰，藉以收復哈爾濱主張。

和平假象停戰陰謀

正當東北國軍將領們，討論拉法事件是否可能以作爲東北共軍破壞停戰藉口時，這項消息傳抵哈爾濱林彪耳中，引起了東北共軍恐慌；因此決定派李敏然即日前赴瀋陽，利用小豐滿電力作爲

緩兵之計，以阻止國軍北上進攻哈爾濱。

東北地區在光復以前，共約有一八〇萬瓩電力，但在俄軍佔領期間經過一陣無情的破壞與拆遷；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間，偌大的瀋陽僅靠撫順煤礦一座兩萬五千瓩陳舊機器分配少許電力，以供應幾個重要軍政機構照明之用。因爲撫順煤礦過去有二十餘萬瓩電力，現僅剩兩萬五千瓩電力，供應本身礦區抽水勉強開工已感不敷，又撥出一部份供應瀋陽，實係萬不得已之舉。

在此期間，瀋陽僅有東北行營、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省市府等機構有少許電力外，當年爲瀋陽新聞匯集中心的瀋陽中央社，因爲電臺須與南京總社聯絡關係，也只分配一點電力。因此每到夜間，中央社瀋陽分社一燈如豆，而且昏黃不明，有時還須借助煤油燈照明，同時市區街燈全無，一片漆黑，夜間從無人外出。

但在國軍手中的吉林小豐滿方面，却有十四萬瓩電力，因線路多在共軍區域被阻隔無法利用，每天隨着滔滔不斷的松花江巨流消失於無形。松花江小豐滿在當年是亞洲第二個大水力發電廠，日本原擬裝置七萬瓩機器十部，嗣因於裝好八部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其他兩部機器已無法自瑞士運來；因此小豐滿水電廠僅有八部電機只能發五十六萬瓩電力。蘇俄佔領東北後又拆走六部電機，所以小豐滿只剩兩部電機，共可發出十四萬瓩電力。

李敏然抵達瀋陽時他表示：「係爲東北地區和平而來，並將爲瀋陽等地帶來光明，希望藉由東北的和平與瀋陽的光明，給全中國也帶來和平

與光明。」李敏然提出了將小豐滿的電力，經過當時猶在共軍控制的地區，將電力輸送至瀋陽及遼南工業區的建議，其交換條件則僅將小豐滿電力少許象徵式輸送至哈爾濱即可。此項條件，對政府區嚴重缺乏電力情形而言，無異是一項佳音，當然是一拍即合，東北軍政當局却忽略了此種「和平假象」的背後，共黨所掩藏緩兵之計的陰謀。

李敏然就是李立三

就在李敏然抵達瀋陽當天，筆者在東北行營交際科與科長劉汀榮少將談話時，劉科長表示：「李敏然在共產黨那邊，不知是何身份，軍調小組、共方代表都聽命於他；在長春、吉林方面，饒漱石與伍修權固然都很尊敬他，抵瀋陽時王首道也對他執禮甚恭，但他平素却無藉藉名」。這時有一位記者說：「我也有這個感覺，伍修權、饒漱石、王首道在共方，已是三流之上接近二流人物，李敏然如此受尊敬，顯然其身份大有文章。」這時東北行轅一位副處長說：「我好像聽二處處長文強說，李敏然可能是民國十五年前後，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主張共產黨『城市革命』的李立三，但李立三似乎不可能到東北來工作。」按李立三的「城市革命」失敗後，其領導地位已不爲毛澤東等所接受，被迫遠走蘇俄韜光養晦，無法返回國內。

筆者當晚訪問李敏然於瀋陽中蘇聯誼社七樓，李敏然無法搪塞筆者的「再追問，最後終於承認了他就是李立三。他係蘇俄進兵東北時，從莫

斯利抵達海參崴，隨俄軍進入東北，當林彪率共軍潛入東北，他在俄軍推薦下，出任林彪總部顧問，並於政府、美、共三方面軍調小組代表，在瀋陽舉行調處會議時，李立三則奉命以顧問名義指導共方三個代表。

筆者乃撰了一條新聞，戳穿李立三化名李敏然的事實，並說明他現在東北地區後，翌日即行傳遍全中國各地。

李立三把小豐滿電力輸送至瀋陽地區建議，經當時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等人集議後，認為可以接受；遂決定派瀋陽市長董文琦為政府代表，與李立三舉行會談，商量小豐滿電力經共區電路修復等細節問題，不久即達成協議。

李立三此項緩兵之計之完成，實為改寫中國歷史諸多因素中，最重要因素之一。當時熊式輝等認為，東北地區事實上就在停戰狀況之中，在馬歇爾以停止經濟、軍事援助要挾下，中國政府一時殊難撕毀甫行下達的停戰命令。

熊式輝、杜聿明却未能認真考慮部份國軍青年將領所提出共軍在六月初停戰前後，為了保衛延吉以數倍兵力壓迫國軍退出蛟河、敦化並圍攻拉法之事實；正可用為共軍破壞停戰之藉口，趁共軍大敗之餘尚未補充就緒之際，國軍大舉北上佔領哈爾濱，並控制此東北北部唯一人口稠密地區，東北形勢將大不相同。

供電酣舞融化國軍

李立三緩兵之計成功，小豐滿電力輸送至遼南政府光復區，瀋陽地區有了充沛電力大放光明，於是瀋陽大和旅館內夜夜笙歌、宵宵酣舞。那些主張進兵哈爾濱的青年將領們在大和旅館舞會中，有美女投懷送抱，尤其最流行的那支香檳酒起滿場飛的軟綿綿曲子高奏時，早已沉醉於燈紅酒綠中，而壯志消沉，那還顧得什麼為國家為民族！灑熱血拋頭顱！去締造不朽功業呢？

縱觀古今歷史，不知有多少次敵對雙方，由緩兵之計改變了勝敗之局，而扭轉了整個歷史方向。遠者因為時間已久，國人或已不感覺其重要性，在此姑且不談。筆者茲謹舉出抗戰初期，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國政府，在此方面的一項巧妙運用，挽回了一次更重大的挫敗。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軍於八月十三日開始，才在淞滬地區展開主力作戰，前後鏖戰了八十七天之久，國軍陣亡將士超過三十萬人。淞滬淪陷後，日軍遂即大舉進攻南京，南京保衛戰進行不久，整個戰場均陷入日軍包圍中，南京遂於十二月十三日被占領，城內未及退出國軍約三十萬人均被日軍屠殺。

由是以觀，在上海與南京戰役中，國軍傷亡總數當在百萬以上，蔣委員長北伐時，所訓練組成的中央軍幾乎率多犧牲於此，而各省增援部隊亦有大量傷亡。在此時，日軍倘繼續作戰，當可輕易北取徐州西下武漢，中國國軍當時很難作有組織的堅強抵抗。果如此，那麼中國其後的長期抗戰，其困難情形當不止於今日國人所知的八年抗戰期間的艱難困苦矣！

這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忽然挺身而出願為中日兩國大戰作調停使者。日本當然最希望中國這時停戰媾和，以確保「七七事變」以來它業已侵占的北平、天津等華北占領區。因此，口頭上聲稱不以戰勝國自居，但提出占領中國華北的苛刻條件。

中國政府在此時際，盡力爭取兩個月調整部署時間，因此當時並未立即聲明拒絕陶德曼之調停，但亦未表示接受。默默中以全力補充自前線撤退的軍隊，國民政府並於民國廿七年一月三日公布「統一兵員徵募補充方案」，並令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四川、陝西等九省，尅日成立軍管區司令部。立即徵募壯丁，補充各作戰部隊。

陶德曼大使抵達漢口時，蔣委員長則正在洛陽、徐州、鄭州等地部署軍事，調整防區高級將領人事，籌辦後方戰時軍需工業，僅由孔祥熙等虛與委蛇。迨蔣委員長返抵漢口，長江沿線與徐州地區業已部署完竣，國民政府立即重申抗日立場，堅決保障領土主權完整，拒絕與日本談判，並電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下旗返國，以示長期抗戰決心。據說，陶德曼曾對蔣委員長說：「日本並不以戰勝國自居」，蔣委員長回答說：「難道要我們以戰敗國自居，答應這些足以滅亡中國的條件嗎？」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今後日本對中國將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中國蔣委員長亦即再度出巡江蘇省北部地區，準備徐州大會戰；在此期間中國購自德國重砲、平射

砲、捷克的輕重機槍及蘇俄的飛機先後抵達。州外圍展開激戰，日本方面為坂垣、磯谷兩個師團及另兩個旅團，中國方面則有孫連仲、張自忠、龐炳勳、湯恩伯、關麟徵等部隊。臺兒莊大戰，係於三月二十三日正式開始，日軍於四月三日始告崩潰，以迄四月七日全部結束，日本坂垣、磯谷兩師團主力三萬餘人，全部殲滅。

自從小豐滿電力輸送至瀋陽後，林彪在哈爾濱已高枕無憂，首先收容四平街大會戰時流散部隊，繼而收編遼東歧途不知所歸的偽滿洲國北邊防軍。並與蘇俄談判，獲得蘇俄俘虜日本關東軍中的砲兵、戰車兵與軍中技術人員，編入共軍戰鬥序列之內。同時蘇俄又把東北境內數十座日本關東軍武器倉庫打開，充份供應東北共軍使用，至此林彪如虎添翼，已非數月前可比矣！

東北這種和平假象大概維持了四個月，到了三十五年十月初，林彪即率兵十萬之衆，展開所謂第一次攻勢。這次共軍陳兵松花江北岸，主力並沒有渡過河來，國軍亦聚集兩個軍部隊，在松花江南岸布防，雙方僅有些小的接觸，並未發生主力作戰即行結束。林彪的第一次攻勢，令人注目的是——現在共軍已轉守為攻，顯示國軍攻取哈爾濱時機已行喪失！

出關周年碰上厄運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當年東北是一個重要日子，就如同臺灣的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一樣，是東北國軍出關一週年紀念。東北軍政

當局爲了紀念這個紀念日，早在十月間開始籌備，由杜聿明具名的慶祝酒會請柬，係凸起的燙金字，這是筆者於四十年前首次看到的豪華請帖。同時在樓高七層的中蘇聯誼社門前，搭蓋了一座與山海關一模一樣的臨時「山海關」牌樓。進出中蘇聯誼社必須在這座臨時「山海關」出入，大家都戲稱「我出關了」或「我進關了」，並且大家都預期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蘇聯誼社七樓舉行的酒會將有一番盛況。

筆者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提前把新聞稿撰就，於七時匆匆忙忙趕到中蘇聯誼社，坐電梯到達七重天會場。一看會場冷冷清清，不但熊式輝未到，身爲主人的杜聿明亦未到，同時預期一定會到場的東北高級將領鄧錫國、廖耀湘、孫立人、石覺、趙公武、陳明仁等一概不見踪影。只有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驥、東北行營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東北行營第二處處長文強、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事處長袁仲珊等少數人在那裏撐場面。東北各省省主席、中央各部會駐東北代表，雖然多數都來到會場，一看這種冷冷清清情形，熊式輝、杜聿明又不在場，所以大都是簽個名與趙家驥寒暄幾句即行離去。

會場中準備了許多鷄尾酒、點心飲料，並有許多化妝面具，本來是要大事慶祝跳一個通宵達旦的舞會，可是因爲人太少，氣氛無法熱烈起來。筆者看到這種情形心中覺得不大對勁，又聽人說杜聿明並不在瀋陽，一大早就到長春去了。所以我找了一個機會問趙家驥：「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情況？」趙家驥只「嗯」了一聲，用手碰了筆

者一下，示意不要再問，就走到其他記者羣中與益世報女記者楊華跳起舞來。

第二天始行得知，林彪就在十一月十六日，這個國軍出關紀念日，率兵近二十萬，履過松花江堅冰來攻擊松花江南岸國軍陣地，展開所謂第二次攻勢。但是新聞界無人注意，也無報導。這是自從五月間，共軍自四平街之戰失利後，退往松花江北岸後，第一次攻向南岸國軍陣地，來勢頗爲凶猛。在杜聿明聞警，除調集大批軍隊，增援孫立人新一軍所戍守的長春戰區外，自己也飛往長春前線親自指揮，總算穩住了情勢，但是李立三緩兵之計已充份發揮了效果！

張嘉璈李立三密談

李立三來瀋陽時，筆者與中央日報記者馬志鏢兄曾在中蘇聯誼社，與李立三、王首道展開一場激辯，在其他稿件中，業經報導，茲不贅述。但有一點值得人警惕，即蘇俄做任何壞事，他們都會找一個藉口，尤其強詞奪理之處，也很難予以駁斥，陰險狡詐的俄羅斯民族，其智謀深遠，殊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筆者曾質問李立三，蘇俄何以大肆拆遷東北工業機器與設備，這那是同盟國家所應爲（中蘇會訂友好條約）。李立三立刻爲蘇俄辯護說，盟國對日之戰應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算起；所以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後的日本建設，均應算爲俄軍戰利品，而九一八事變前裝置的機器與設備，絲毫未有損害。李立三這一個說詞與蘇俄記者德羅多夫所說的竟一般無二。其後，筆者至各工業區參觀時，印證李立三說詞

，果然是如此；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鞍山鋼鐵廠所建設的舊鍊鐵爐、舊發電機，以及撫順煤礦的豎井，兩萬五千瓩舊發電機均予保存，但九一八事變後新裝置鍊鐵爐、發電機及一切新建工廠等均予拆卸，不能拆遷的則予摧毀。

由此可見蘇俄爲害中國，不但窮凶極惡，並且都在事先經過慎重思考，其陰毒狠辣，殊非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所能預防。因此，但願國人今後遇到與蘇俄有瓜葛問題必須交涉時，必須一切小心，前後左右須面面顧到，稍一疏忽，必遭受無窮之損害。因此筆者想到，在外交部長王世杰與蘇俄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時」如加上這麼一條：「俄軍進入東北後，除日軍及日軍武器得爲戰利品外，其他日本在東北一切工業設備與建設、物資，均屬中華民國所有」，是否會好些？

李立三曾與張嘉璈舉行一次長談，李立三表示：「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德國希特勒的突襲損失重大，所以現在處處設防，以免這段歷史在今後重演，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就是在這種心理下被蘇俄夷爲附庸，並且永遠不會放鬆控制。」

他並說：「蘇俄過去對日本有戒心，現在最怕中國在美國援助下強大，祇因國民政府於勝利後採取親美國政策，所以今日蘇俄在東北所作所爲，就是對國民政府親美的一種反應。蘇俄很想把東北變成其勢力範圍，作爲它東方領土保衛上緩衝，所以最好我們中國人自己把問題解決，否則這樣演變下去，很容易被蘇俄找來干涉的藉口」。李立三承認共軍僅獲得東北境內日本關東軍

儲存的所有武器，但並未自蘇俄取得一草一木及任何裝備。張嘉璈說：「共產黨獲得日本百萬關東軍武器裝備，那還不够嗎？當然毋需再由蘇俄運什麼武器來啦！」

張嘉璈與李立三長談後，共進晚餐，飯後繼續談話。李承認蔣委員長爲一偉大愛國領袖，倘無他領導，中國無法對日長期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

國軍再戰先機已失

抗戰初期，中國於南京失守後，因爲軍隊損失過重，倉促間無法聚集有力部隊，以抵抗日軍繼續進攻。尤其江陰要塞江上封鎖線爲日海軍突破後，國軍一時來不及在馬當等地部署新的封鎖線，這時日本海軍可溯江而上，很輕易的抵達武漢。

日本當時誤認，華北黃河以北地區已大部被其控制，中國心臟的上海與首都南京也入其掌握，而中國軍隊又有如此重大傷亡，中國的國民政府不俯首言和，更待何時！因此當德國陶德曼大

使斡旋中日和談時，日本遂暫時停止了軍事行動，一心一意等待中國屈辱的接受其停戰條件。殊不知中國却利用此機會重組軍隊戰鬥能力再振抗日到底精神，於三個多月後在徐州外圍，獲得中日戰史上的臺兒莊空前大捷矣！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東北地區沿松花江停戰後，林彪需要在哈爾濱重組共軍，所以「七月」爲最重要時刻。因爲林彪利用六月與七月兩個月時間，當可將不利態勢予以調整，軍隊編組亦可大致完成。可是由於李立三的緩兵之計，所爭取時間並不止七月一個月，尤其沿松花江停戰維持了四個月之久，才由林彪的第一次攻勢予以破壞。其他並未明定的停戰區域，也於停止了兩個月軍事行動後雙方才有接觸。

軍隊作戰最忌師老無功，日本被中國拖住，打了八年終導致無條件投降。民國卅五年五月，國軍在大勝之餘，竟未利用「東北尚非共軍滲透區」的大好時機，一舉底定松花江以北大好河山。竟因停戰，使三十萬江南子弟的國軍，失去一鼓作氣之勇，在冰天雪地中再裹三竭矣！

封面說明：

。王治平。

風姿綽約的英國戴安娜儲妃携兩位王子在御花園逗馬留影。

王子威廉，幼子哈利，均由戴安娜儲妃親自餵奶，克盡母職，鍾愛備至。如訪問澳、紐時携威廉同往，打破王室傳統慣例，不過英國王室為培育王位繼承人，從幼兒起，便採取嚴格有規律之生活習慣，例如冬天不能過暖，獨睡一室，縱有啼聲亦從不抱起予以安撫等等。